

悠然读书，洒脱为文

——一位“八〇后”主编的工作札记

续小强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悠然读书，洒脱为文

——一位“八〇后”主编的工作札记

续小强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然读书, 洒脱为文: 一位 80 后主编的工作札记 / 续小强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68-5464-1

I. ①悠… II. ①续… III. ①期刊—编辑工作—文集 IV. ①G23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150 号

悠然读书, 洒脱为文: 一位“八〇后”主编的工作札记

续小强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464-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长短不论，冷暖自知。字里行间，多为漫思。不乏倔强，亦常犹疑。随性种种，唯求真诚。如今结集，不过敝帚自珍。



目 录

003	讲述	二〇〇九年
006	谈稿风	
009	去读	
012	一个难题	
015	文学红	
018	一个人的名作	
021	岁末结语	
027	起航记	二〇一〇年
030	传统札	
034	文人气	
038	笔墨论	
042	历史观	
046	师者惑	
050	思想性	
053	批评事	
056	经验谈	
059	卅年感	
062	惶然录	
064	岁末语	

069 一个被遮蔽的意见领袖

二〇一一年

072 “微博”起兮谁飞扬

075 初雪时念史铁生

079 有关翻译及其他

082 读《为什么读经典》

094 转向

097 不多余的多余

100 意见与文学

103 救救孩子或青年之止

106 再谈历史问题

109 头条的理由

112 岁末小记

117 不知不愠

二〇一二年

119 学术变作鸟笼子

122 现实主义的题外话

124 小说派对记

127 梁衡小辑编后所想所记

129 谁的自由引导谁

132 编辑与规矩的矛盾论

134 两期头条编后

137 女子何为好

140 快乐快了

144 抄书以剥核仁

147 风月有界，内心无边

150 跋

二〇〇九年

讲述

从这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发“讲述·我与《名作欣赏》杂志”的征文。此次刊发的两篇，是最早的两篇。早到什么程度？几乎与我拿到包发部的同志送来的第四期样刊同时。足可见读者对于《名作欣赏》杂志一举一动的关切。打开伊妹儿的附件仔细阅读，我的内心便猛地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能感觉到杨秀斗与阮温凌两位先生家人般的亲切话语，蓦然回首的慨叹，与《名作欣赏》一路同行的幸福与自足。或有夸赞，但确是从容的、豪情满满的，是的，他们有权利如此，他们是真正与《名作欣赏》杂志“相濡以沫”的风雨同行者！

事实上，距《名作欣赏》杂志创刊三十年，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据第一任主编张仁健老师《〈名作欣赏〉创刊史》中所讲，杂志是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出版试刊号的。我们之所以提前做这项工作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杂志现实工作的迫切。不知什么时候起，杂志与读

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给断掉了。许是网络时代交流方式使然？抑或是编辑者自身的情怠？这不是《名作欣赏》杂志的传统。而且，可以坦然地说的是，杂志的稿风与文风是愈来愈“论文化”了，这亦与《名作欣赏》杂志创办的初衷与近三十年在读者心中的高远形象是相左的。适逢集团报刊的整合，于是便有了以“坚守传统，与时俱进，改良拓新”为主题的杂志社一轮接一轮的“改版”讨论会。大家豪情壮志，各抒己见，活跃异常。但“我们亲爱的读者”呢？我们是万万不能够忽略的。杂志的发展与生机，需要编辑者与阅读者的两头热才能够完成。我们更希望，在文字中能够跳跃出一些关于杂志刺耳的声音，尖利的，却能擦亮我们的眼睛。

其二，三十年盛会之未雨绸缪。毋庸置疑，《名作欣赏》的三十年，是与中国文化革新与开拓相伴的三十年，虽身居内陆，其影响力、生命力与感召力却辐射全国，乃至世界。三十年的历程，是出版对于中国文化的记忆，是杂志对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是读者对于自我精神空间的不断开阔。我们祈愿：与我们亲爱的读者能一起迎接这美好的时刻。

其三，一本杂志的发展史，必定要有读者的参与才算是完整。这是否可看作另外一种形式的“正史”与“野史”？由秀斗与温凌两位先生的文字，你或许已经感知。如此，《名作欣赏》的历史，将是丰富的、肉感的，而不是狭隘的“己言”与乏味的工作总结或获奖纪录。

借着“讲述·我与《名作欣赏》杂志”征文的东风，“名作沙龙”的篝火燃起。自本期始，我们将持之以恒地将这个沙

龙进行到底：篝火的火种，借缪斯女神所赐；篝火的柴木，还要仰仗大伙儿的奉献，电邮快捷或是首选，而一纸书笺我们更是欢迎。无须门票，大家可自由出入，自由发言，每一个人都是主持人。我们的工作，将是力求精心的组织、周到的服务与敞开胸怀的答疑与聆取。

谈稿风

文字天平的两端，是阅读欣赏的散淡与写作的快乐感。我原来相信二者如孪生，大抵能够平衡，但经由杂志编辑工作的深入，却愈来愈觉失衡的无奈与恍惚。人们经常批判“述而不作”的矫情，我却慢慢地懂得，这实在是极高明的做派。汗牛充栋，有多少好书未及上架即遭尘封。博物馆林立，太多大师的大作都无缘得见，而只是付诸粗陋的印刷品。

平添庸俗的垃圾，实不利于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好在有电脑的出现，我们的写作正在很少地占据纸张的面积和屠杀森林的领地。但写作的困境，并没有因其简便而减少。写作之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仍旧悬于头顶。

网络化时代，全民写作。有人高呼，一个民主的写作化时代到来了。但平庸依旧是新的主流，不好玩，少趣味，声腔一致几为新的语言暴政。写作的民主大约少不了个性的张扬，而没有“个体人”生命感觉的写作的民主，不过是一个“一致性”

代替另一个“一致性”罢了，如是写作民主的贡献几乎等于零。

与其说写作的“民主”，倒不如说写作的“贵族”。

写作是电脑完成的，但电脑是人控制的，归根结底，写作是人来完成的。先有人，后有写作，尔后有文。“作者已死”的“新闻宣传”仅仅是理论家的“写作”，而并不该作为写作者的挡箭牌、遁词，却是应必须十万分警惕的写作事故。“大写的人”“认识你自己”，到如今仍是值得玩味的警句。

“民主”是写作的体制、氛围、环境，“贵族”却是写作者活的人气儿、灵性与能力。

远的不说，近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大跃进”氛围可言。这种氛围够“民主”了啊，有N多的选题我们可以去申报，从管理部到教学科，也都以“量化的指标”鼓励“写作”——公文与报章上便有“据统计”云云，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写作的愉快与面对成果的纯洁的欢欣。问题，可能完全在“贵族”的隐秘的日记里边。

那日与石山先生聊天（他不仅从作协退休，亦退休于其多年叱咤的中国文坛，日增清远气象），忘记说什么事儿了，他扔了一句话出来：文字如此之洒脱。这“洒脱”一语中的，让我恍惚多日。我暗暗想：悠然读书，洒脱为文，也不枉来此大千世界“潇洒走一回”。

“洒脱”的敌人呢，也多，其将帅概可名之为“僵涩”。

“僵”是身体的“僵”，更是魂魄的“枯”与感情的“虚”——我便想起故乡葬礼时的“纸扎”；“涩”难描摹，一句话倒也可作为概括：让语言文字遭罪！——我又想起自己的一句诗：

语言是一群受伤的羔羊。

是时候了，我想我应该把我所触到的不好的稿风说出来，告诉自己不应该怎么写作，告诉大家，其他人怎么能够这么写作：一曰“长”，不是“冗长”是“漫长”，因为读得很累很累；二曰“专”，只能搬自己专业领域的石头砸自己的脚，却不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这样的写作是胡同里打灯笼的写作，只能照亮软弱的自己；三曰“虚”，虚到作者（写作者与被写作之写作者）已死的程度，虚到后现代的程度：意义遁，而文字组合的摩天大楼出；四曰“无爱憎”，我想有必要重温“爱憎分明不忘本”这句老歌；五曰“重”，这不是“一种可怕的美”，相反，正是文字有害健康的绝杀武器。至少还可再“曰”三次，因“长”的嫌疑，容以后慢慢“手记”，缓缓“言说”。

早得江弱水君的威名，只是近日才偶得其印数仅仅四千余册的小书一册：《从王熙凤到波托西》，一本拿得起却放不下的雅书，充满奇思妙论。收有一文，题为《文心雕龙·唐诗·卡尔维诺》，文中所言，平日我亦有感念及写作一篇的想法，但读罢文，我倒如释重负了：有他写了，我便不消再写了。

看来，无论读书与读图，到底是比写作快乐多倍的好事情。

去读

进入我们谓之“欣赏”的层次，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天然的悟性、后续的积累与思考，更需要人生的体察与深味。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阅读”。不一定非要“破万卷”，但至少要有读一篇的完整。无“读”的迂回，“欣赏”的进入与实现难矣，几近于一种痴人说梦。

这实际上是大白话，但确有重提的必要。

在阅读与欣赏的空间内，我们多数人往往是一个听众的角色（在现代信息社会尤是）：聆听“第一读者阅读的阅读”，感受“第一读者欣赏的欣赏”。这是初级的门槛。这不是不能，但是却毫无长期的必要。如果我们最终只是想得到一个故事或获得一次流泪的机会那就罢了，但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欲望与目标大概都不仅仅局限于此，我们更想获取属于自己的真切的知识、审美的愉悦，而最终完成一次崇高人格的提升。长此以往的“听众惰性”，我们的脑袋便极有可能成了无自己种植

的庄稼而全然变作别人思想之马的草场。无任何独立的判断，遑论个体心性的养护与拔节。对第一读者欣赏的欣赏，我想我们应该持一种按图索骥的态度，由此进入作品，反复阅读，感受作品，揣摩作品，与己之生命体验结合，逐步向“欣赏”的层次迈入，最终是向着个体审美判断与生命精神的升华。

对于作品的阅读、欣赏与欣赏的呈现，谁是我所说的“第一读者”，谁是与“听众”“对立”站在讲台上的“说书人”？在我看来，人文研究者最有可能扮演如此的角色，而这也基本上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但与“听众”之“读得太少，听得太多”相比，作为人文研究者的第一读者目前看来却是“读得太多，说得太少”，再进一步讲，是“读的理论太多，读的作品太少；移植理论、过度阐释的太多，不求甚解、由自性灵的太少”。这是可为悲叹的一件事。我们当然没有强加改造的大棒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权利，但我们自有幽幽的企盼的眼神。而且，我坚定地认为，作为知识分子重要构成的人文研究者，“说”，即是其天职和最重要使命。这并不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的情怀与理想相悖，事实上，二者几乎是同向且一致的。

追问第一读者说得太少的原因，我想有重要的两点不容忽视：

一为是否具备“说”的能力。我所谓的“研究者”与“说书人”往往是并不能够画等号的，能“说”者大体在“研究上”不差，但“研究”的技能熟练未必就一定“说”得好。

“说”的必要正在“研究者”的中间受到广泛的漠视，而“说”的能力更是如受到沙漠侵蚀的草场一般不断退化。上世纪九十